

專訪陳擎霞老師

陳詩詩

基本資料：北一女中，中興大學植物系畢業。民國五十五年為輔大生物系助教，六十四年任講師，六十九年任副教授。現職輔大生物系暨生物研究所主任。專長為植物解剖、植物分類學及植物生態學。

其實，植物的淵源要追溯到童年。陳老師的童年在鄉下渡過，烤蕃薯、偷摘水果等，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很多。那時醫學不發達，草藥大夫多，且人人家前都種些草藥。因此跟著大人認識了許多植物，自然而然習慣觀察大自然。聯考後，基於對於植物的興趣，選擇中興大學園藝系，再轉植物系。轉系原因主要認為應先打好基礎，應用才廣。與現代人只想快學快用的想法不同。其實基礎踏實，活用變化更大。

陳老師在大學時的生活十分充實，社團與課業皆玩得不亦樂乎。當時必修課程多，班上同學都常在一起，感情很好。早上上課，下午實驗，實驗報告都是當場交，下午六點到九點是複習每天功課的時間，晚上還可以趕九點半的電影。一般的唸書方式多半是同學一起分組唸書，一起整理筆記，因此讀書效率高，也學會分工合作的團隊效率。此外參加編輯社、教會團體、救國團等等。所以陳老師也常鼓勵學生，不要死唸書，參加些社團活動去認識各式各樣的朋友。因為不同學科的朋友是未來視野拓展的媒介及新知識的來源。

大學畢業後，曾有機會在中興植病系作助教，但還是選擇了離家近的輔大。在輔大作植物方面的助教，幾乎囊括了所有植物課程的工作，至於不懂的動物方面課程，還常和學生一起上課學習。後來升講師，副教授，都是由研究報告升等，但一直未念研究所求更高學歷。

這是因為陳老師覺得自己這樣便很開心了。她認為邊教邊學習，沒有被淘汰才是實力，真正證明活到老、學到老。

陳老師五十五年畢業時，最熱門的是電子顯微鏡方面的科技。當時很多人出國進修電顯方面課程，而現在電顯僅作為基礎研究的工具之一。由此可知現在流行的科技並非一定是未來流行的學問。所以，很多同學常問生物系畢業後能做什麼？老師則說真正重要的是你要什麼？出國唸書？作研究助理？如果沒有興趣往生物領域發展，念輔系抑或雙學位，甚至教育學程……。所有的決定端視「你要什麼？你的興趣在哪裡？」來做判斷選擇。因為未來如何？發展是什麼？現在沒人知道，僅能做推測。而懂得捉住機會並不斷努力學習不止，才是接近成功的方法。

至於出國唸書是否必定勝過國內？其實並不盡然。國內的環境已不輸國外，兩者最大的差別，是在於語言能力的磨練機會及獨立自主性的訓練上。能在國外完成學位的人回到國內，贏的也在於這兩點，外語能力強，能夠獨當一面的能力也強。

老師還鼓勵目前在學學生利用寒暑假到校外實驗室學習。因系上經費有限，且專任老師實驗室容納的學生有限，一般又以研究生為主，大學部名額較少。但老師們很鼓勵大家出去學習。尤其是系友學長的實驗室更是歡迎在校同學。

談到系上課程的調整，分組選修的安排，老師認為那都是計畫性的朝目標走。大一主在學習基本技巧，尤其是語文能力。一年級很多非專業的科目，文科如歷史、國文，理科如物理、有機化學，是在加強專業基礎。希望學生學到本科中無法得到的感性、熱情或是邏輯、推理等，以幫助發揮大自然的感受，表達生命

的美，甚至往後能在專業人士面前解釋植物的化學結構。所以任何學科好好學習，最後總能融會貫通，發揮所學。

陳老師在輔大多年，從嘀咕學生到請喝咖啡，總覺得學生都大了，不用整天盯著，現在辦公室準備的咖啡、茶和點心，就是讓學生可以在其中輕鬆聊天。但一般學生還是怕老師，加上現在陳老師管行政工作，更令學生害怕。其實多是學生聽了學長姊一些話，而對老師有先入為主的觀念，產生敬畏的心裡，反而忽略了自己的判斷。人其實很可悲，常甘於活在別人的陰影下，失去自我，忘了該有自我的感覺和需要。一點自我認知的機會都喪失了，可惜！

老師覺得我們這一代，要學習的就是如何虛心求教並且不吝付出，我們的主觀意識太強烈。例如學會的傳承總有代溝，學長學弟間沒有主動的關切。甚至現在實驗室內也有很多類似的情形，沒有主動的教與被教的互動，或是抱著成果不肯傳授。而老師卻因為常告訴別人自己懂得的知識，而得到更大的回饋。陳老師在人際關係上更加團結，這是我們這一代必須學會的。

最後，陳老師送了句話給大家：「該說的都說過了，該罵的也都罵過了，希望同學們都能成長，找到自己的方向。」